

似水流年

直播间里的年味

——刘善磊

窗外的北风呼呼地刮着，撞在老家的玻璃上，发出单调的响。屋里却是另一番光景：蒸汽腾腾，案板咚咚，还有那股混杂着葱姜、油脂和柴火气的浓郁香味。这是大嫂在炸丸子。

只是今年，大嫂的灶台边多了个支架，上面架着一部手机，补光灯打得亮堂堂的，把她那张笑成菊花的脸照得红光满面。

“家人们，看这刚出锅的绿豆丸子，外酥里嫩，寓意团团圆圆！”大嫂对着镜头挥舞着漏勺，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，带着一股子平日常少见的娇羞与兴奋。

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屏幕，好家伙，点赞数像瀑布一样往下掉，弹幕刷得飞快：“看着就香！”“想吃妈妈做的丸子了！”“大嫂，给我留两个！”

这就是今年的年味——不在集市的喧嚣里，而在这块小小的发光屏幕里。

对于那些回乡的年轻人来说，年味是某种失而复得的惊喜；而对于像大嫂这样留守乡村的老人来说，直播成了他们对抗孤独、确认自我价值的新方式。

记得刚回家那天，大嫂还对着手机发愁：“这玩意儿能卖出东西？人家连我的手都摸不着。”可真当第一单快递发出去，听到手机里传来“支付宝到账”的提示音时，她眼里的光比那补光灯还亮。她不仅是在卖自家腌制的腊肠、晾晒的红薯干，更是在贩卖一种叫作“乡愁”的商品。

屏幕，成了连接城乡的任意门。大哥在一旁帮忙打包，看着大嫂熟练地读着弹幕：“哎哟，这位叫‘在此岸’的网友问咸不咸？放心，咱山东人实在，咸淡适中，不好吃你退货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麻利地往真空袋里抽气。那一刻，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围着锅台转的农村妇女，而是一位自信的“带货主播”。

最让人动容的是一场“跨时空”的连线。

中午，大哥正在写春联。直播间里突然有人问：“主播，能让大哥帮我

写个‘福’字吗？我在国外，好多年没回家过年了。”

大嫂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让大哥展开红纸，饱蘸浓墨，镜头拉近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墨汁渗透纸背的纹理。大哥一边写，一边像对自家孩子一样念叨：“这‘福’字啊，要倒着贴，寓意福到了！你在国外也要吃饺子，别亏了自己。”

屏幕那头，那个网友大概是哭了，一连刷了好几个“爱心”和“大哭”的表情。紧接着，直播间里下起了一场“红包雨”，不是为了买东西，纯粹是为了这一声问候，这一抹墨香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所谓的“年味”，从来不只是物质的丰盛，而是情感的流动。在这个被算法支配的时代，直播间里竟然保留了最原始的温情。这里没有精心设计的剧本，只有大嫂被油烟熏出的咳嗽声，只有大哥在后院杀鸡的背景音，只有邻里乡亲偶尔探头进来的一句“吃了吗”。这些粗糙的、真实的瞬间，恰恰治愈了屏幕那端无数颗漂泊的心。

晚上，我们要吃晚饭了。大嫂把手机架在桌子正中间，开启了“慢直播”。

“让大家伙儿也跟着咱吃顿热乎饭。”大嫂笑着给镜头夹了一块红烧肉。

屏幕上，天南地北的ID汇聚在一起。有人说自己在加班吃泡面，看着我们吃得香；有人说这就是他记忆里奶奶做的味道。一位网名叫“归途”的网友留言：“谢谢大嫂，虽然今年回不去，但看着你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家也在眼前了。”

屏幕举起酒杯，对着手机屏幕虚碰了一下：“来，网上的亲哥们，干杯！”

那一瞬间，屏幕内外的界限模糊了。那些素未谋面的网友，仿佛成了围坐在桌边的隐形客人。我们不再是孤岛，而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网线，编织进了一张巨大的、温暖的情感网里。

以前，我们总抱怨年味淡了，那是因为传统的团聚被快节奏的生活冲散了。而现在，科技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把“年”重新粘合了起来。直播间里的年味，是实物的传递，更是真心的置换。大嫂卖出的是土特产，收获的是陪伴；网友买到的是家乡味，寄出的是思念。

夜深了，窗外的鞭炮声稀稀拉拉，但直播间里的热闹还没散场。大嫂有些困了，靠在椅背上打盹，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，显得格外柔和。屏幕上还在不断跳出新的留言：“大嫂辛苦了！”“明年一定去山东看您！”

我关掉了补光灯，只留下手机屏幕微弱的亮光。在这朦胧的光晕里，我闻到了空气中残留的炸丸子香，看到了屏幕上滚动的祝福，更感受到了一种跨越山海、直抵人心的滚烫温度。

大大的“回”字。

父亲一生平凡，沉默寡言，一字不识，老实巴交，却用算盘珠子教会我们“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”的道理。1980年，二哥通过招工进入供销社当售货员，打算盘是必备技能。父亲硬是用了四个晚上，把二哥教会了，这也为后来二哥在全市珠算比赛中获得全能奖打下了基础。

父亲的沉默像山，幽默则如山间清泉，悄然滋润着我们的生活。他平时话不多，在村里却一开口就能逗得人捧腹大笑。有一天，父亲从田里回来，不紧不慢地对母亲说：“外婆家的母猪被人药死了，她叫你去拿点猪肉回来。”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这样的消息足以让母亲急急匆匆赶回娘家。结果自然是虚惊一场，母亲回来把父亲劈头盖脸说了一顿。多年以后，母亲每次提起这件事，总是边说边笑，仿佛父亲从未骗过她一样。

父亲不抽烟不喝酒，他把“吃苦耐劳”刻进自己的骨子里，也刻进了我们的人生。生产队时期，为了多挣工分，父亲把田锄地，什么活都干，什么都会干。终于在他四十岁那年，积劳成疾，倒下了。父亲是平凡的，却在这平凡中显露出非凡的坚韧与智慧。我们姐弟六人陆续长大成人，也都把勤劳吃苦当成人生的座右铭。

如今，香火台上多了父母的神牌，墙上挂起了他们的遗照。望着照片，我想起汉代潘岳的《悼亡诗》：“望庐思其人，入室想所历。流芳未及歇，遗挂犹在壁。”父母虽然走了，但他们的爱与牵挂从未离开，依然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，融入我们的生命里，陪伴我们度过每一天。

你看，那些温暖的记忆从未随时光褪色，反而在岁月里愈发珍贵——这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他们始终在我们心里最重要的地方。这份思念固然带着苦涩，但它不是为了让我们沉溺于悲伤，而是为了激励我们，更积极、更踏实地走过往后的每一天。

晨曦初绽，我们从儋耳追光驿站出发，揽一怀北部湾的清风和浪花，驱车来到澄迈县金江镇城郊的金山寺。

首先，映入眼帘的是金山寺山门——上方高悬“金山寺”三个金色大字的匾额，匾额两侧雕刻着两条对峙的雌雄龙。其次，是大门的楹联：“自在自观观自在，如来如见见如来。”这副楹联充满了佛教禅宗的智慧，未入寺中，已经领略到佛门从“观自在”到“见如来”的修行境界。

当我们踏上金山寺的土地，仿佛踏入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梦境，它是一处融合了悠久历史、独特建筑与深厚文化底蕴的佛教圣地。这座古寺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（约1368—1398年），名叫“慈善庵”，1949年前毁于战乱，1993年迁址重建，占地100多亩，改名为“金山寺”，历经600多年的风雨，依旧散发着神秘而迷人的气息。

进入金山寺，空气里裹挟着游客焚烧线香的淡香，混着南渡江畔两岸的草木清新。沿着108级石阶逐渐向上走，像一串被岁月摩挲过的念珠，每一步落下，都似与古寺的晨钟撞个满怀。规整的石条上苔痕浅淡，似是岁月镌刻的禅意印记。徒步在石阶上，鞋底压过石条上的纹路，似在触摸时光的掌痕——鉴真大师曾在此驻留，海风携着他东渡的夙愿，穿越千百年，仍在寺檐的铜铃上轻轻摇晃。纵目四顾，各种殿宇的琉璃绿瓦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，粉墙漆壁映着长升莲花池的涟漪，池面浮着几片莲叶，风一吹，便摇出满池的禅意。

天王殿是金山寺的重要建筑之一，布局严谨，庄严肃穆，飞檐翘角，偶尔挑着几缕流云，翘角有时站着几只喜鹊，上空有时也迎来一排长长的人字形白鸟群，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，氛围十分祥和。殿内弥勒佛笑意盈盈，身旁的神将雕像威严伫立，似在守护着一方安宁。铜钟与鼓楼遥遥相对，轻轻叩响，钟声传过廊柱，漫过庭院，飘向远山的深处，将尘世的浮躁悄悄抚平。殿门悬挂一副楹联：“暮鼓晨钟警世间名利客，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。”内容蕴含着深刻的佛教教义，提醒人们要放下尘世的烦恼和名利追求。殿内正中供奉着一尊弥勒大佛，弥勒佛笑容可掬，有“大肚能容世间难容之事，慈颜常笑天下可笑之人”的寓意，给人一种欢乐祥和与有容乃大之感觉。殿侧有六大神将塑像，身高过丈，形态各异，有的咧嘴、瞪眼、举手，有的挥臂、红脸、黑脸等，表情十分丰富，栩栩如生。此外，殿背面还供奉着韦驮天尊塑像，保护着金山寺的平安。

行至寺庙后面，目光陡然被万福长寿药师佛塔吸引。该塔呈八角形轮廓层层递进，黄色琉璃瓦覆檐，塔檐铜铃随，风轻颤，声音冷冷，16层（绕中塔下3层，地面13层）88米高的塔身如擎天之笔，在苍穹写下药师七佛的愿文。由于笔者对佛塔心存好奇，执意乘坐电梯到药师佛塔12层，再拾步登上13层顶楼，此时此景，有一种“倚窗凭栏听风雨，静待花开落枝头”的飘然感觉，极目远眺，金江城外风光尽收眼底，南渡江如一匹铺天盖地银练，绕着阡陌良田缓缓流淌，各



（接上期）  
说罢，刚到海军基地报到的新兵们欢呼雀跃起来。詹汉行习惯性地往腰间摸索“伏波鞭”，想开心地甩几响以提振军威，激发士气——可找不到鞭子了。一直站在他身后听他训话的妻子陈月娥捂着嘴巴笑了，汉行这才想起：海南儋州祖传的“伏波鞭”，已随陈水航这个台湾籍战士，正漂洋过海，抵达中国另一个大岛——台湾岛了。

1954年，詹汉行再奉命由海南海军基地调往首都北京，任军委海军司令部航海处主任。

新中国的海军初建，遇到了许多难点、盲点，因为所有海域海疆的海况海情以及军港码头的资料，都被国民党带去了台湾。所以詹汉行在北京城里几乎没有待过一天，而是天天拄着竹棍，推着患有风湿的膝盖，翻山越岭，跋山涉水，走遍了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、北海所有的海防要塞，勘察了各地的海港码头，部署各地的海防

漫游金山寺

——吴本东

瞻仰天王殿后，便来到大雄宝殿。该殿气势雄伟，金碧辉煌，红墙黄瓦，雕梁画栋。殿上正方悬挂着中国佛教协会会长、书法家和诗人赵朴初题写的“大雄宝殿”匾额，墨色道劲，熠熠生辉，笔迹带着一缕缕梵音，绕着朱红柱梁，穿越金山寺整个殿宇的空间，把尘世的喧嚣轻轻安放。殿门楹联为：“怀万斯寻甘露沾浴雨，大千世界福地涌祥云。”上联描绘出期盼雨露普降、滋养世间的景象，暗含对丰饶与生机的向往；下联勾勒出天地间祥和安康、吉兆涌现的画面，传递出对美好世界的祝愿。整副楹联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，又是暗含对人间太平的祈愿。殿内供奉着如来佛像，佛像金身魁梧，金光灿灿，盘腿高坐，微笑慈祥。恍惚间，似有经音从殿内传来，和着远处的鸟鸣，成了最动听的梵音；又似本焕长老在塔中低语，与108位高僧的祝福一同，化作塔刹的金光，洒过金江城，漫过南渡江的双桥，飘过长寿之乡的每一寸土地。殿内香烟袅袅、木鱼声隐约、檀香与烛火的气息交织，让人不自觉地放轻脚步，生怕惊扰了这座庙宇的肃穆。仰望殿内所有的建筑构件，朱红的梁柱上，刻着细密的纹路，那是悠远岁月留下的印记，也是岁月沉淀的庄重。

行至寺庙后面，目光陡然被万福长寿药师佛塔吸引。该塔呈八角形轮廓层层递进，黄色琉璃瓦覆檐，塔檐铜铃随，风轻颤，声音冷冷，16层（绕中塔下3层，地面13层）88米高的塔身如擎天之笔，在苍穹写下药师七佛的愿文。由于笔者对佛塔心存好奇，执意乘坐电梯到药师佛塔12层，再拾步登上13层顶楼，此时此景，有一种“倚窗凭栏听风雨，静待花开落枝头”的飘然感觉，极目远眺，金江城外风光尽收眼底，南渡江如一匹铺天盖地银练，绕着阡陌良田缓缓流淌，各

式各样的现代村落农舍点缀其间，远处炊烟袅袅；地坡山连绵起伏，草木葱茏，与古寺相映成趣，俨然一幅天人合一的水墨长卷展现在游人视野。

金山寺内很安静、肃穆，有不少游客在此祈福——求平安、求仕途、求财富、求姻缘等。寺内经常有一些宗教或祭拜活动，如僧人主持的上香祈祷等仪式。此外，寺内有“我在澄迈金山寺很想你”的网红打卡牌，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拍照留念。然而，最让人驻足寻味的是寺内一处用石块竖立的四句词：“未曾生我谁是我？生我之时我是谁？长大成人方是我，合眼朦胧又是谁？”当时我们觉得很新鲜，便反复吟咏，边走边琢磨它的寓意，可仍未真正理解其禅意。后来经过深入分毫析厘，才知道此词出自清代顺治皇帝的《赞僧偈》。“未曾生我谁是我？”——出生前，“我”尚未存在，那时“我”的形态、意识是什么？是对“自我起源”的追问，暗含“我”是否先于肉体存在的思考。“生我之时我是谁？”——出生瞬间，“我”从无到有，此刻的“我”是纯粹的肉体，还是已带有某种意识或灵魂？质疑“自我”形成的起点。“长大成人方是我，”——成年后，通过经历、记忆、社会角色，“我”似乎有了清晰的身份认同（如姓名、职业、性格），但这是否就是“真实的我”？“合眼朦胧又是谁？”——死亡或无意识状态下，“我”的意识消失，肉体终将消亡，此时“我”又归于何处？指向对“自我消亡”的终极思考。这四句箴言源自佛教对“无我”的探讨，也常见于道家思想。它并非要给出答案，而是通过层层追问，引导人意识到：我们是流动变化的，并非永恒不变的实体。最终指向“超越具象自我，体悟本质空性”的哲学境界。

夕阳西下，经声佛号随晚风徐徐漫开，绿瓦映着落日熔金，粉墙染着暮色温柔。我们徜徉在莲花池边，看塔影浸在水中，听暮鼓与江涛和鸣，余韵悠长，忽然懂得，这古寺的庄重，是岁月的沉淀，是信仰的回响，更是每个踏足者心中那片被佛光拂过的澄明与宁静。此时伫立寺中，看归鸟掠过飞檐，听晚风拂过经幡，方知这古寺幽境，不仅是佛国的一块净土，更是藏在琼岛大地上的方人间仙境。无意间，夕阳为古寺镀上一层金箔，琉璃瓦的光泽愈发柔和，莲花池的塔影渐渐拉长，与归鸟的翅膀一同融进漫天的霞光里。

当我们即将踏上归途时，古寺的钟声好似敲落了一道残阳，打开这扇鉴真大师东渡佛门，许下了一段千年的渡红尘梦。

馨香一瓣

儋州校区的冬日绿章

——刘振兴

走进海南大学儋州校区，冬日的风里没有凛冽，只有绿意的温柔。高山榕、小叶榕、凤凰木、雨树，褪去了盛夏最炽烈的繁茂，却依旧以常绿的坚守与独特的冬态，把遮阴之美与冬日生机，写满校园的每一寸角落。

校园的主干道旁，高山榕如同忠诚的“绿伞”，无论寒暑，其道劲的枝干始终舒展，宽大的叶片层层叠叠，织就一片密不透风的浓荫。1月的暖阳透过叶隙，筛下细碎的光斑，落在行人肩头，没有暑气的灼烫，只有冬日独有的温润。它是校园里最沉稳的守护者，用不变的绿荫，接住每一个冬日里的晴朗。

漫步林荫道，小叶榕则撑起一片绿色的隧道。枝条依旧交错攀援，撑起连绵的穹顶。冬日的叶片带着浅绿的柔和，少了几分盛夏的浓墨重彩，却依旧能隔绝午后的暖意。走在其间，清风裹着叶香，脚步也随之放缓。它用细密的枝叶，为校园留住一方清凉，也留住一份冬日里的悠然。

凤凰木在冬日是一位低调的绿荫使者。褪去了盛夏艳红的花衣，枝叶虽不如花期繁茂，却依旧舒展成伞状，均匀地洒下阴凉。1月的阳光下，它的叶片泛着淡淡的绿，没有暑天的闷热，树下的温度格外舒适。它在冬日里积蓄力量，静静等待来年盛夏，再一次用绿叶红花，惊艳整个校园。

而雨树，则自带灵动诗意的“呼吸树”光环。在冬日里，它更显雅致。昼开夜合的叶片，在冬日的晨光里缓缓舒展，铺就一片清新的绿荫；傍晚时分，叶片轻轻合拢，似在收纳一天的暖阳与喧嚣。雨后的冬晨，水珠挂在叶间，晶莹剔透，映着天光，美得格外清透。它用独特的生长节律，为冬日校园添了一抹灵动的生机。

这些树，是儋州校区的冬日守护者，也是时光的见证者。它们以常绿的坚守、冬态的雅致为笺，以生长为墨，写下了独属于这片热带校园的，最温柔的冬日诗篇。

诗苑撷芳

红树林

■ 童心

终于，潮水退成一道灰线  
鸥群悬在风的空隙里  
这时我认出了你们：腰身微倾  
如长者整理深绿的生长衫

根在低处编织暗语  
浪头撞碎的刹那  
所有呼吸向上抬升三寸  
盐在叶脉里结晶成星图

沉默的造陆者们  
把每个黎明竖立成新的界桩  
滩涂的淤泥是缓慢的钟摆  
渔火在远处校对汛期

野渡无人横舟自转  
你们俯身蘸着海水书写  
——那从未存在的岸  
总在月光里重新显现

海桑站在没膝的蓝里数年轮  
秋茄树伸手接住失群的鹭鸟  
若轻轻挖开这温热的咸土  
定会看见纵横交错的闪电

深蓝围拢过来的时刻  
整座森林压低嗓音合唱  
那被反复冲刷却愈发清晰的  
是时间本身年青的骨骼

秋夜寄怀二首

■ 江鸥

今夜秋雨绵绵，倚窗远眺路灯闪烁。子夜时分，不少人已蜷居在家中，街上还有人为了生计在雨中坚守，有的人也在为情感的缱绻而彷徨失措。感而有作。

一  
寒雨连天夜未休，孤灯照影小窗幽。  
营生奔走今何处，一念萦心似水流。

二  
寒雨敲窗秋夜长，残书落案墨痕苍。  
忆君情似三更雨，点滴无休绕梦凉。

纸短情长

父亲的算盘

——邓启武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三年了。他走时八十八岁。父亲走后，母亲避讳，把他用过的东西大都扔了，唯独留下一个木制算盘，像宝贝似的收着，还时常偷偷望着它，眼里泛着泪光。我就在母亲的泪光中长大成人，而如今，母亲也离开了我们。

望着这把斑驳的算盘，我的思绪飘回八十年代初。那时还未实行土地承包制，村里分成几个生产队。父亲因为擅长打算盘，便在生产队担任记工分的差事。每天鸡鸣时分，我就看见父亲一骨碌起床，顺手拿起算盘，“啪”地一甩，珠子归位，随后右手熟练地拨弄起来，口中默念着珠算口诀。那时的父亲，就像一位钢琴家娴熟地弹奏琴键——算珠声响，时而又如急风骤雨般猛烈。这一声声算盘响，是父亲为全家柴米油盐精打细算的节奏，也是为我们姐弟六人的人生悄悄打下的草稿。那时家里孩子多，日子过得紧，唯有从开支上竭力节流，才能勉强维持。父亲给大哥买一双布鞋，大哥穿旧了，就给二哥接着穿；衣服破了就补，裤子上渐渐补出一个

孤岛战旗红

——李盛华

基地，竖起海上航标，绘制军航航道。跟随他一路风雨兼程的大陆年轻战士有点吃不消了，可汉行依然是风里来雨里去，兴冲冲且毫无懈怠之意。有人开始不解，詹主任对大海怎么会有

月是故乡明

（国画）

吴伯强作

红色长篇小說连载 106